

◎创作谈

# 知己凝眸处：水墨见龙驹

舒 勇

水墨在宣纸上晕染，我常觉笔端有历史的回声——那是霍去病铁骑的铮鸣，是李白诗中白马的飘逸，更是徐悲鸿在民族危亡时笔锋的疾走。于我，马从来不只是生肖或题材，它是一扇通往千年文明的窗。而画马的过程，则是一场我与先人、与时代、与内心对话的仪式。

这种认知源自我随全国政协书画室新疆写生之行。那是一个阳光澄澈的下午，我们去天山下的牧场画马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汗血宝马，当我的目光与汗血宝马的目光相遇，那琥珀色的瞳仁瞬间击中了我。它倒映着天山的雪顶，盛着草原的无垠，更仿佛映照出千年的光影；昭陵六骏的忠诚、丝绸之路上行路者的坚韧、无名战马的生死相随。我顿悟顾恺之“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”的深意。马的眼睛，从此于我不再是视觉器官，而成为灵魂的窗、生命的灯。历代名家，韩幹得其丰腴，李公麟得其清隽，徐悲鸿得其悲怆，而我的追寻，自此锚定在那深藏于眼眸的生命之光。

于是，创作有了明晰的思路。我放弃了描绘马健美优雅身姿的常用路径，而以马头为主体，让马头微

侧，目光投向画外的渺远。笔下线条追求极简，力量蕴于含蓄之中。那一抹点于鼻孔的淡粉，是生命的温度与呼吸的痕迹；竖起的双耳，凝神倾听着远方的召唤。整个姿态在蓄势与静观之间取得平衡，而大面积的留白，则是东方美学“计白当黑”的智慧，它为想象留出驰骋的原野，也让“奔向何处”的追问，交还给每一位观者。

眼睛，始终是我构建画面的重点与精神原点。我以浓墨挥洒出如疾风烈焰般的鬃毛，这强烈的动势与视觉张力，是为了烘托那沉静明亮的眼睛。这种“动”与“静”、“外放”与“内敛”的对比与共生，正是“阴阳相生”哲学在视觉上的表达。点睛的那一刻，我屏息悬腕，笔尖轻触，任墨色在宣纸肌理中自然晕染。墨色化开，唯独在瞳孔中心，我小心翼翼地留出一点空白，那一点空白，不是无物，而是光，是生命自身焕发的光亮。正是这一点光，让眼神有了温度、方向，获得了穿透纸面、与画外世界相连的灵性。

当你立于画前，会感到这目光静静落在身上，执着而深刻。那眼神里，积淀着历史的层云——戍边铁骑的孤勇、古道西风的苍茫；但更多的，是一种当下的凝视与未来的眺望。它望向相遇的每一个人，也望向这个正在展开的磅礴时代。这凝视，邀请的是一场内心对话。在目光交汇的刹那，观者看到的或许不仅是马，更是自身内心的投射、来路与远方。画作由此从一个单纯的作品，转变为一个开放的精神场域，艺术家的表达、水墨的语言与观者的感悟，在其中交织、生长。

从“老马识途”的智慧，到“龙马精神”的昂扬，马的文化意象始终随时代脉搏跳动。今天，站在新的历史方位，我笔下的马应有新的神情。它洗去战时的悲怆，不慕盛世的浮华，凝练为三种气质：一是历经沧桑后的澄明，眼神沉着坚定，那是五千年文明积淀出的文化自信；二是面向未来的开阔，目光越过当下，投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方；三是与万物共生的温柔，微微张启的鼻孔，仿佛吞吐着新时代的气息，连接着“一带一路”的宏大叙事。

艺术的最终完成，在观者心中获得确认。曾有年轻人在画面看到自己奋斗的身影，一位老兵忆起烽火中的战友，一位外国友人则直接读懂了眼中的“温柔与力量”。这些回响让我确信，当一幅画能超越语言，让不同心灵看见自己、产生共鸣，它便实现了深层的价值。在信息喧嚣的时代，水墨艺术“以少胜多，以无胜有”的哲学，恰恰提供了一种让人静下来的力量。我笔下的马，愿作一个真诚的凝视者，在目光交接的静谧片刻，引人反观自身：我是谁？欲往何处？

我的落款与那一方红印，是标记，更是对传统的致敬与超越的承诺。我深知自己站在巨人的肩头，绵延的文脉滋养着我。但我不能止步于根须的盘绕，更



▲舒勇创作的马系列作品之一

需生长出向阳的新枝。于是，我在传承中寻求变奏：承“骨法用笔”而线条更趋简练，用“计白当黑”而留白更具现代构成感，追“传神写照”而将“神”的疆域拓展至更广阔的时代精神。

马年将近，提笔时心中澄澈。我知道，每一匹从笔下奔出的马，都将从五千年文明的沃野启程，带着历史的回响，驶向未来的晨曦。它不仅是时间的生肖，更是一种精神的视觉凝练——那是在任何境遇下都昂扬向上、奋勇前行的生命姿态。

当我们与画中马目光交汇，那眼神所映照的，既是民族千年不灭的精神之火，也是每个普通人心中常燃的梦想之光。愿我们都能如这水墨奔马，在传统长河中汲取力量，在时代潮流校准方向，以清澈之目观世，以坚定之步赴远。在那里，个人梦想终将汇入民族的星河，东方智慧也将照亮人类共同的未来。而艺术，将以其独有的方式，为这壮阔的征程，作永恒而深情的见证。

(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民进中央开明画院副院长)



▲舒勇创作的马系列作品之一

## 以写意塑风骨

——吴为山雕塑艺术展在京举办

本报记者 赖 睿

2月6日，“华夏风骨·国社凝章”吴为山写意雕塑艺术展在北京开幕。展览集中呈现雕塑家吴为山创作的200余件历史人物塑像，系统梳理其现代写意雕塑体系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。

### 再现古今人物

炎帝眉宇间凝结着对苍生饱暖的忧思，大禹的秉锸包含着治水安民的担当……步入展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“千载贤圣”板块。从历史先贤到近代先驱，从艺术巨匠到思想大家，艺术家以写意雕塑手法，再现了众多古今风流人物。

高达7米多的《问道》由孔子和老子两尊雕像组成，向中国传统文化两座高峰致敬。不少观众在雕像前驻足、沉思。作品取自“孔子问于老子”的典故，生动表现了两位文化先贤晤面的瞬间。孔子像浑然高古，展现儒家仁爱为本的道德追求；老子像飘逸悠游，体现道家道法自然的精神内核。

《民族魂——鲁迅》由青铜铸就，前行身姿如不朽丰碑；《长征组雕》再现伟大征途中的不朽英魂；钱学森、杨振宁等科学家形象，眼神中透露出追求真

理的坚定；焦裕禄、王进喜、雷锋、孔繁森等英模人物雕塑，凝结着华夏儿女的铮铮担当和浩然精神；樵国夫人、赵一曼等女性人物形象，既饱含家国深情，又不乏灵秀匠心。

近四十载耕耘，吴为山创作了600余件艺术、文化、科学等领域的优秀人物雕塑。

“一个人一生当中要把一件事情做好。”吴为山说，“这句话是费孝通先生跟我讲的。在几十年创作历程中，我愈加觉得文艺工作者只有将中国精神融入自己的灵魂，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。”

### 写意传精神

屈原挺拔的身影，激荡千古家国情怀；李白举杯邀明月，舒展盛唐豪迈气象……吴为山的雕塑作品形神兼备，体现出东方审美的气韵生动。

写意是中国书画的一个术语，一种方法，也是一种审美，一种语言。吴为山把写意运用到雕塑中，是写意雕塑的倡行者。在他看来，写意雕塑的灵魂，在于捕捉文明的气韵，让文化基因在塑形中代代相传。

这次展出的雕塑作品，正是这一艺术理念的体现：塑圣人，取其仁厚之魂，眉眼温润、身形端方，将“仁者爱人”的哲思凝于其中；刻诗人，抓其浪漫之韵，衣袂翻飞、神态洒脱，以写意线条勾勒“孤鹜落霞”的诗意；塑革命先驱，凝其浩然之气，或昂首赴义，或沉着奔走，将不屈的意志与信念凝练于刻痕之上。

著名作家、文化学者冯骥才曾评价说，吴为山从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文化立场上，从博大精深的传统中，提取出我们文化独有的精髓——诗性、意境、写意、神似，同时吸取西方艺术的现代性和当代性，形成“写意雕塑”，其意义超过其本人



▲举杯邀明月——诗人李白（雕塑） 吴为山作

的成就。

### 以雕塑促交流

展览中，一件件中外名人“对话”的雕塑，吸引了观众目光。《超越时空的对话——达·芬奇与齐白石》以超现实主义手法，构建中意两位艺术巨匠的对话，寓意两国跨越时空的文化艺术交流，原作陈列于意大利国家博物馆等地；《神遇——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》让两位分别来自东西方的哲学巨人并肩站立，仿佛穿越地理与时间界限，产生思想的碰撞与交汇，原作立于希腊雅典古市集遗址。

多年来，吴为山以雕塑为纽带，促进中外文明交流。“希望通过我的雕塑，让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的人，能够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。”吴为山说。

2017年，大型雕塑《孔子》立于巴西库里蒂巴市政中心广场；2018年，大型雕塑《马克思》像立于马克思故乡德国特里尔；2025年，《紫气东来·老子出关》青铜雕塑在俄罗斯国立工艺美术大学落成揭幕……如今，吴为山的雕塑作品分布于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以无声的语言讲述着中国故事。

“作为一个文化赤子，我感恩伟大的时代。”吴为山说，“这个时代给我们力量、给我们鼓舞、给我们温度。我要不断地学习，为人民、为生活再创造更多大家喜欢的作品。”



▲神遇——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（雕塑） 吴为山作



▲《天驹》系列之一 段建珺作

王宏伟

灵刃宝马纳祥瑞



▲《马踏春风》系列之一 段建珺作

农历丙午骐骥来，国泰民安又一春。中国人自古对马有着深厚而特殊的情感，尤其在民间，悠悠千载而过，马已经成为百姓期盼风调雨顺、人寿年丰的祥瑞载体。

这些年，我看不少关于马题材的剪纸作品，艺术表达或玲珑剔透、工整细腻，或简约粗犷、单纯洗练，主题丰富，形式多样。剪纸艺术家段建珺的百余幅马的剪纸新作，蕴含着东方美学气韵和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，让人眼前一亮。

段建珺出生在塞外敕勒川草原，自幼在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深厚文化传统中传习、淬炼“冒铰”剪纸技艺，不描不画，直接运剪造型抒情。经过近50年的苦练和创造，他拓展并逐渐形成草原大写意剪纸风格，受到海内外关注。

《马跃春芳》《马踏春风》《天驹》等丙午马年主题剪纸，就是段建珺采用古老的“冒铰”技艺，大刀阔斧，一气呵成完成的剪纸系列创作。在剪纸表达中，“冒铰”是极具挑战性和不确定性的表达方式，因此也具有相当的难度。

谈及马年剪纸的创作体验，段建珺认为，剪纸技艺达到一定境界，剪刀与纸与人就形成了一种高度“神通”的状态。所谓“神通”，即剪刀、纸、人三者融为一体，而“气”则始终贯穿于三者之间。气，即剪纸中物象的“活劲儿”。

剪纸作品的精妙，在于创作之心境，需从有思、有剪、有形，遁入无思、无剪、无形之境。此间，剪刀在纸面上游走，需始终保持一种“鱼游”之状，顺其自然而张弛有度，方可成“大形”。所谓“大形”，往往看上极尽简约随意，剪法也几尽质朴，甚至让人察觉不到有华丽技巧。段建珺认为，高妙的技艺，是让人在面对剪纸时，那种意留却无痕的艺术表达。细看段建珺马年主题剪纸新作，作品中马等物象造型和文化表达，正是这种审美理念的生动实践和艺术创造。

千百年的传承中，内蒙古和林格尔剪纸对物象造型的审美，即是当地民间剪纸大娘口中对“活脱脱”的追求。段建珺剪纸也体现了这样的地域性传承，其马年剪纸亦是在这种审美实践中生发出来的“活脱脱”的生命感，具有鲜明的特质。

段建珺马年剪纸所涌现出来的“生命感”，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同时也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，体现了黄河“几字弯”区域农耕与草原文化的融合。他塑造的马的剪纸造型千变万化，无一不生机蓬勃，意气风发，体现出“运动+力量”的生命张力和情感滋养，充满一种中式美学的浪漫风韵，形成了古拙凝练、浑厚质朴的独特气韵。

春风得意马蹄疾。迎春风，踏芳踪，红彤彤的马年剪纸，传递人们对鲜活生命的呵护、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、对纳福迎春的祈愿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敬与守望。马作为精神世界的祥瑞符号，早已牢牢铸入中国人的文化谱系，它所拥有的蓬勃的生命力联结着古老与现代、理想与现实，这或许就是马文化在中国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。

(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)



▲《马踏春风》系列之一 段建珺作